



Romeo Julie

2

t m a

罗密欧 朱丽叶与黑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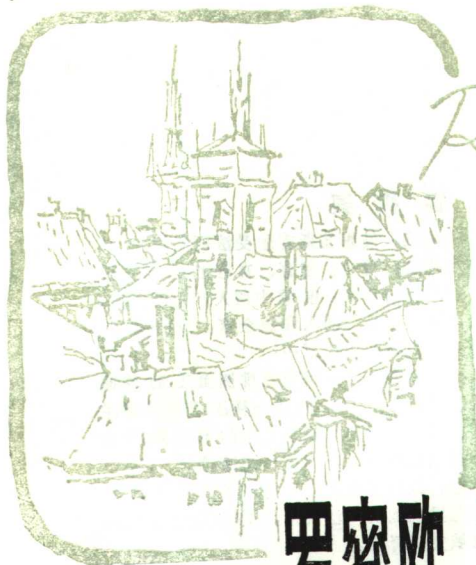
[捷] 杨·奥切纳舍克 著

翁本泽 译



I 514.4
A761

0008204



Romeo julie
a kma

罗密欧 朱丽叶与黑暗

〔捷〕 杨·奥切纳舍克 著

泽 译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XWTS 0017933

Jan Otcenašek
Romeo Julie a tma
Praha 1958

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
“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”
1960

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

[捷]杨·奥切纳舍克 著
翁本泽译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3/4 插页1 字数90,000

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72·687

定 价：0.39元

又是“放逐”！我不要
听什么哲学！除非哲学能够
制造一个朱丽叶，迁徙一个城市，
或是撤消这个判决。
否则它又有什么用处？

——莎士比亚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

内 容 提 要

美丽、纯洁、富于反抗精神的犹太姑娘艾斯吉尔受法西斯的疯狂迫害，漂泊街头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；善良、正直、富有正义感的捷克青年巴维尔甘冒生命危险，把她掩护起来。患难中两人产生了爱情。在一场大搜捕中，艾斯吉尔怕连累自己心爱的人和他全家，毅然挣脱好心人的保护，冲上大街，倒在法西斯的枪弹下……

《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》描写的是这样一场缠绵悱恻而又动魄惊心的爱情悲剧。透过这场爱情悲剧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亡国之恨，法西斯是美、诗意、爱情以至全人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——这就是人们从这部小说里能够而且应当得出的结论。

此书早已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多种文字，得到各国文学界的高度评价，并拍成电影，赢得世界范围的广泛观众。本书系根据1960年苏联《青年近卫军》出版社俄文版译出。

古老的房屋，也和老年人一样，有着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。它们有着自己的经历，自己的面貌。它们那开裂倾颓的墙壁，大概吸收了居住在附近的人们的全部生活气息。石灰浆和水泥的潮湿气息早已消失了，对于那些至今不见记载的不象样子的城郊小房子说来，这种气息是多么富有特色呵！古老房屋的墙壁耸立着。在这些房屋里，人们听凭命运的安排，过着他们的生活。

那么，这些墙壁看见过些什么？听见过些什么呢？

古老的房屋有它自己的声音。请听吧：有个人迈着沉重、疲乏的步子，从容地在过道上行走着，轻轻地吹着口哨……他站住脚，一根火柴短暂的闪光扑上墙壁……他又继续向前走去，木板楼梯的踏板，在脚步的踩踏下，发出埋怨似的咯吱咯吱的响声，黑暗中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轻微的收音机声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打断了收音机的声音，传来一个婴儿哇哇的哭声……

他仰面躺着，双手搁在身上，睁开眼睛凝视着黑洞洞的窗口。窗外是铺着木板的过道，你迈一步，高低不平的木板就会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，过道外面是方形的庭院。六月的夜晚，户外充满温柔的气息，屋顶上空是一片寂静，天琴星

座中的维加星绒默着，月亮从纷乱的薄云中探出头来，窥探着窗户，宛如一张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孔。

夜色来到城里，夜的寂静把这个城市吞噬了；寂静迈着轻盈的脚步，在这个人的太阳穴里轻轻走动，发出轻微的声音，它充满着暗示和模糊的轻微声音；只有那只旧时钟迈着缓慢的步伐，和墙壁单调地絮叨个不停。是时钟吗？也许是心跳？他听见自己胸口中那颗心脏的富有弹性的跳动。心脏推动血液，把它赶上太阳穴。而在太阳穴的深处，是奥妙的思绪。

被禁锢在城市四堵墙壁中的他，又躺在这里了，在这间只有五步见方的狭小房间里。走过来，走过去……

近来，他不知多少次毫无目的、毫无意义地来到这里。他很想一头撞在墙上，把脑壳撞得粉碎！不，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况且这样做也无济于事。不能自由行动！这对于一个十八岁的人来说，是多么令人难受呵！不要去想了吧！说实在的，这怎么做得到呢——不要去想？也许，可以把太阳穴按压起来——这样能行吗？以沉湎于冥想来逃避人世间的一切吗？

他使劲地闭上眼睛。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！你越飞，就掉得越深，已经没有希望了，眼看着就要完蛋，你将消失在这讲不出是什么地方的空间里。真是思潮翻滚，心绪万千。简直不敢思索，无法喘气，不能生存。整个世界都变了样，仿佛蒙上一层灰色的布幕，变得那样冷酷。

以后怎么办呢？路已经没有了，从脚底下滑开了。仿佛在经过长期徒劳的摸索之后，你来到了绝望的边缘。

“你必须活下去！”——他听见了这样的声音。

这声音从哪里来？这是他自己头脑里的声音。

楼梯上传来轻轻脚步声。脚步声使他从发呆的状态下清醒过来，他微微睁开眼睛，谛听着：熟悉的轻轻脚步声愈来愈近。传来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。他还是一动也不动地躺着。

“巴维尔！你在这儿吗？”

他屏住呼吸，眼泪涌上眼眶。终于，他忍不住了，让眼泪流了出来。泪水使他轻松了一些。他听见门外有气无力的叹息声。

站在门外的那个人犹豫地左右脚替换着站着，仔细谛听了一下，又敲门了。

“你听见了吗？开开门！要理智一点！”

青年没有回答。

他不需要言词，也不需要安慰。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讲实质？那很简单；再不能抱这种处世态度啦，就这样！但是，你，站在门外的那个人，是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。你年老了，你有你自己的想法，你无非是讲要理智。令人厌烦的老调，你总是驯若绵羊似地来理解世界，你心里想的只是如何逃避它的打击。理智！连命也无法活了，理智对我有什么用？我已经失去自持。还是一了百了吧，然而这样做却需要特别的、不可想象的才能，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才能。你究竟要把我引向何处？叫我无所事事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

昨天傍晚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……你记得吗？……我站在桥上，望着河水。不，它没有向我招手……现在我已经知道，我没有这样的本领。我站在那儿，如此而已。我回过头

来，发现你站在数步远的地方。你躲在蓝色的路灯下面，穿着一件破大衣，由于操劳和年迈，背也驼了。我突然之间可怜你，可怜自己，可怜一切。我知道你在保护我，你满以为我根本没有看见你。

父亲呵！

“巴维尔……”

敲门声中止了。

脚步声又响了，渐渐走远，楼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思绪飞到了遥远遥远的地方！

思绪一次又一次地飞回往昔，象一只虾向后蹦跳，象一只蜘蛛顺着银白色的蛛网向下滑。

想的些什么呢？

他回想着，夏天的早晨如何窥视过这个房间。这地方原来可真是不错呢！有时候弹弹吉他，唱唱歌，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堆放着打开的书。其实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还是那张弹簧已经坏了的沙发，一张星图，一条瘸腿的椅子和搪瓷面盆。窗口有一张小桌子，桌子上，在满是灰尘的戴眼镜的猫头鹰雕像和罩着纸灯罩的台灯之间，一只自装的收音机发出模糊的声音。这是巴维尔自己装的，由于四周声音嘈杂，加上布拉格车站震耳的喧嚣，需要把这个小木匣开得很响，才能排除干扰。这里有两扇门：一扇——里面永远上着门闩——通工场，另一扇直接通走廊。用廉价从斯塔罗密茨^①旧货商那

① 布拉格的一个区。——俄译本注

里买来的简陋家具，并没有使人感到这个小房间不舒适。在这里可以看书，也可以冥想。只要把门一关，在这个小天地里，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己当家作主的成年人。

白天，从工场里传来两架缝纫机的声音，可以听见伙计切毕克用吱吱呀呀的嗓音训斥学徒，父亲用低音轻声地说：

“……对不起，我们把皱褶拉平，这里再缝上几针……这样……这件西装就很出色了……”

窗外，过道上人来人往。有时候，偶然经过这里的行人会探头向窗口张望，然而从这些沾着厚厚的一层灰尘的玻璃里，又能看见什么呢？

有时会有一批同学涌到这里来，于是这个小房间就人声嘈杂，热闹起来了。就在不久之前，大约个把月之前，他们在这里放肆地喝了两瓶廉价的酒。青年们吵吵嚷嚷，一直闹到深更半夜，直到被吵醒的邻居敲墙壁为止。

那时候，住在这里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——一个未经世面的小青年，他有时向父亲要来胡子刀和肥皂刷，刮掉下巴上的几根小胡子，使自己在约会前信心更足一些。

“当心别刮掉鼻子，”父亲摆出一本正经的面孔说，可是在那满是皱纹的嘴角上却挂着微笑。“会等着你，不会跑掉的！”

他们父子之间感情是很深的。父亲是一个忠厚的通情达理的人，把他当成年人看待，什么时候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。十八岁的男子能够珍惜这一切。父亲从来不会提出不适当的问题，因此，什么事情也不必瞒他。他们相互了解之所以能够如此之深，想必是由于他们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的缘

故吧。巴维尔是独生子，老夫妇对他倍加珍爱。

年老的人胆小怕事，思想怪僻，跟他们相处可得有耐性。他们处处小心，似乎每一个角落都埋伏着危险。特别是妈妈：“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！巴维尔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！巴夫里切克！不能胡闹，我的孩子！”他带着男子汉的懊恼心情接受父母的训谕，心里暗暗猜想，这大概是由于无法明白的原因，父母才会这样令人厌烦地唠叨不休。那当然是因为发生了战争！德寇先侵犯我们的国境，而现在却占领了整个国家。在鼓声的伴奏下，没完没了地报导着海陆空的胜利消息！这就是所谓的：Protektorat für Böhmen und Mähren^①。但是老切毕克却固执地把这个所谓的国家叫做——临时国。

“唉，天大的灾难呵！”妈妈唠叨着。生活里碰到任何意外的事情，她总是在圣经的格言中寻求安慰。

在学校里要死记硬背纳粹“信徒”传记，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，德国督学就会在毕业考试的时候同你为难：“Also, sagen sie mir, wo wurde Adolf Hitler geboren? Und jetzt etwas über das Winterhilfswerk.”^② “英雄的德国武装力量又击沉了许许多多舰艇，排水量为……”

没有地方跳舞，上电影院简直无聊透顶：没完没了的老套头——一味地吹牛皮，说大话，外加上对“元首”的卑躬屈节。

① 德文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保护国。

② 德文：那么请您告诉我，阿道尔夫·希特勒出生于何地？现在请作冬季捐献。

每天晚上，妈妈把眼镜架在鼻子尖上，微动着薄薄的嘴唇，坐在那里读圣经，父亲坐在她对面。他在发这些代用品的牢骚，用这些料子，除非是魔术师才能缝成西装。他再不上“寡妇约瑟法·什拉巴卡”咖啡馆去了，坐在家里读伊拉塞克的作品。他是一个爱国者，是多少有点守旧的人，如同从他那规规矩矩的工场里做出来的西装那样。

有什么出路呢？

怎么办呢？

德寇来了——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，盟军到头来会好好教训他们，到那时候天下就会太平了。而我呢？当一个人十八岁的时候，他就会苦恼地探索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探索些什么，他的内心充满着希望，渴求和令人不安的幻想，这是一些模糊的、十分强烈的幻想。

保护国——卑鄙无耻，学校——同样卑鄙无耻。怎么办呢？必须学会在这个小天地里过低头弯腰的生活，过这种令人厌恶的生活，象嚼口香糖一样，是“暂时的”，为一些琐碎小事而难过，也在这种琐碎小事中得到一点乐趣，有什么办法呢，脑袋撞不开墙壁么……如此而已！而姑娘们——羞答答的，在彼得仁公园邂逅相遇，分手时已经能够在关了门的入口处毛手毛脚地接吻。有时他对自己说：这是不行的！德寇在你的国土上横行，他们把人们抓进监狱，加以残杀……但是大人们尚且这样束手无策地对待这个畸形的世界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的过错。你即使想要替自己选择另一个世界，可是谁也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“暂时的”！反正都一样，你一结束

毕业考试，兵工厂就会把你吞噬；或者把你赶到德国去，你就手里提着个小包裹，慢慢地行走，然而你不是童话里的龚查，而是被动员去的，你将会在那里长期受苦、受折磨、做可恨的苦工，直到这卑劣的一切结束。多么可怕的、万恶的年头呵！还是请你把自己的幻想暂时搁一搁吧！

然而总得活下去，无论如何要活下去！

而今天……

思绪飞到了遥远遥远的地方！

墙上的时钟庄严地敲了十一下。古老的房屋进入了梦乡。只有那个在这间斗室里的人，仰面躺着，双手紧抱着身子，瞪着两只眼睛，凝视着黑暗，思潮翻滚。

一切都涌上心头，一切都从头想起来了。这件事延续了多少日子？是怎样开始的？

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，八年级二班结束了毕业考试中的笔试……

“巴维尔。”他听见从黑暗中传来轻轻的声音。他并不惊讶。这个声音始终在他的耳际回响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们以后怎么办？”

还是这么一个问题。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。但是连这也没有使巴维尔感到惊讶。在开始的那些日子里，他知道该如何回避这个问题，哪怕是暂时的。但是却一天比一天更难

于这样做了。每当他听到这个问题的時候，除了擁抱她和吻她之外，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。这是简单而有效的。他说了几句话，因为他明白，必须尽快地把她的思想稳定下来，他还明白，沉默也可以代替回答。但是怎么回答呢？可能有一千种答案，也可能一种答案也没有。一切只是——“可能”二字。

他开始在沙发和小桌子之间来回走动，挥动着双手，喃喃地讲着含糊不清的话，带着苦恼的莫名其妙的神情，倾听自己的言辞。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似乎那样简单。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。只有他和她两个人！如果能不去考虑明天，忘却这个城市、这个国家，忘却整个世界，那么，可能一切都——实在是正常的。又是——“可能”！

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包揉皱了的香烟，寻找着火柴，他被她的眼光看得局促不安。

“别抽烟！可别生气，因为到了晚上这里简直透不过气来。”

他让步了。她是正确的。他把这包香烟放回口袋，微微一笑。他回想起：正是这样一包白色的香烟给他们开辟了道路。爱情的产生有时候是如此平淡无奇。连香烟也是用一生中第一次使用的配给烟票购买的。对于十八岁的人来说，香烟能使他具有威严庄重的神态。当你带着消遣的神情坐下来，用熟练的动作掏出香烟，抽起烟来，你马上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个成年人了。十八岁啦！父亲责备的眼光和母亲的劝告都可以不予理睬了：他们说，抽烟是有害健康的。那当然！现在他正式承认自己是吸烟者，现在可以拿着自己的香

烟票到小巷角落的小店里去。“劳驾，巴拉什柯娃太太。”——他在半明不暗的香烟店里把烟票递给一个憔悴的女人。

笔试结束了，由于考试的紧张和不安，脑子还在发胀。口袋里放着电影票。离放映还有两小时。

晚饭后，他上街蹒跚，柏油马路微微散发出白天吸收起来的热量，春天的夜幕缓缓地降临这个城市。巴维尔喜欢独自一人散步。你一边走，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，——双手插在口袋里——总希望经过橱窗时会碰到一些瞬息即逝的奇遇；你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两眼朝姑娘斜睨过去，也只装做一副顺路走过去，毫不在乎的样子，免得人家把你看作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。可是，如果你走到一个神秘女郎身边，敢不敢说一声：“晚安！……”哩？不，不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胆量。

巴维尔看看诺伏密斯特钟楼上的时钟。七点！还早着呢。

于是他踱进公园，打算悠闲自得地在那里抽自己那支傍晚时抽的香烟。

他们在那里不期而遇了。

他在长椅子上的一端坐下来，看到椅子另一端坐着一个人，但丝毫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。他是如此深深地沉湎于自己的思潮之中，甚至没有去注意这个姑娘。对他说来，她不过是一个影子，陌生人的一个侧影，不过如此罢了。他把两条长腿向前一伸，就抽起烟来了。头顶上空的丁香已经谢了，一串串凋落的花朵在黄昏中露出白色，散发出带甜味的芳香。太阳从对面的房子后面渐渐落下去了，草地上的树影

渐渐消失。偶而有一对情人，紧紧地互相偎依着，说着絮絮情话，从旁边走过去；一个行人腋下夹着手提包，匆匆忙忙地走过；一个年老的贵妇，披着绒披肩，带着一条瘸腿的小狗，迈着碎步走过去。这里来往的人是很少的。

城里傍晚时的喧闹声仿佛是从远方传来的。

巴维尔打了个呵欠。

叹息声？他张开嘴，回过头来。

姑娘老是弯着腰，坐在椅子的另一端，一只手提箱紧紧地贴在胸口，好象担心有人会从他手里把它抢走似的。她的头低垂着，只看见一个侧面。黄昏中，她的那张面孔在乌黑头发的衬托下，白得有点古怪；一条薄布裙子严实地覆盖着她那靠得很紧的膝盖。

姑娘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好象是在打瞌睡。

巴维尔发觉自己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注视着她，不禁自己皱起眉头。他想把视线移开，但是办不到。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，刚才浮想联翩想得多么惬意呵。

“小姐，‘他’怎么没有来赴约会？”

……他突然惊讶地发觉，姑娘在哭泣。那强自压抑、隐约可辨的抽泣，使她那弯下去的肩膀颤抖起来。他把烟蒂往路上一丢，鼓起勇气问道：

“您怎么啦？”

她没有改变姿势，连头也没抬。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。他干咳一声，把身子挪过去一点。

“您哭啦？”

姑娘默默地摇摇头。

她为什么要撒谎？他再坐得靠近一点，煞费心地思索着，该说什么话。

如果伸出手去，就可以碰到她了。

姑娘猛的一下回过头来。一双睁得很大的黑眼睛，带着那种无法解释的痛苦、惊慌和敌视的神态扫视过来，使巴维尔不由畏缩了一下。不，她并不漂亮，嘴显得大了一点，鼻子上还有点雀斑。“一个喜欢哭闹而又自命不凡的姑娘。”他这么想了一下，随即把脸转了过去。他不再去注意她了，以此表示他显然很扫兴。但是站起来就走，他又办不到。他们就这样在十分尴尬的缄默中坐了很长时间。他似乎觉得，这样整整过了一小时，直到他打定主意，再一次问她：

“我能在哪些方面帮助您呢？”

“不，别管我，求求您！请不要管我！”

“可是我……您……您哭啦……我不过……您别以为……”

他听着自己断断续续的讷讷的话语，似乎觉得，讲这话的不是他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

“怎么办？”他的自信心受到打击。“既然连同一个姑娘谈话的本领也没有，那就干脆撒开两条腿滚走吧！”

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。巴维尔看看手表，已经九点多，电影已经开始放映，真见鬼！春夜的黑暗，笼罩着这个城市。但是，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之后，仍旧坐在那里。姑娘还在哭，低垂着头，呜呜咽咽地啜泣着。巴维尔果断地向她转过身去。

她直起腰来，好象打算站起来走了。